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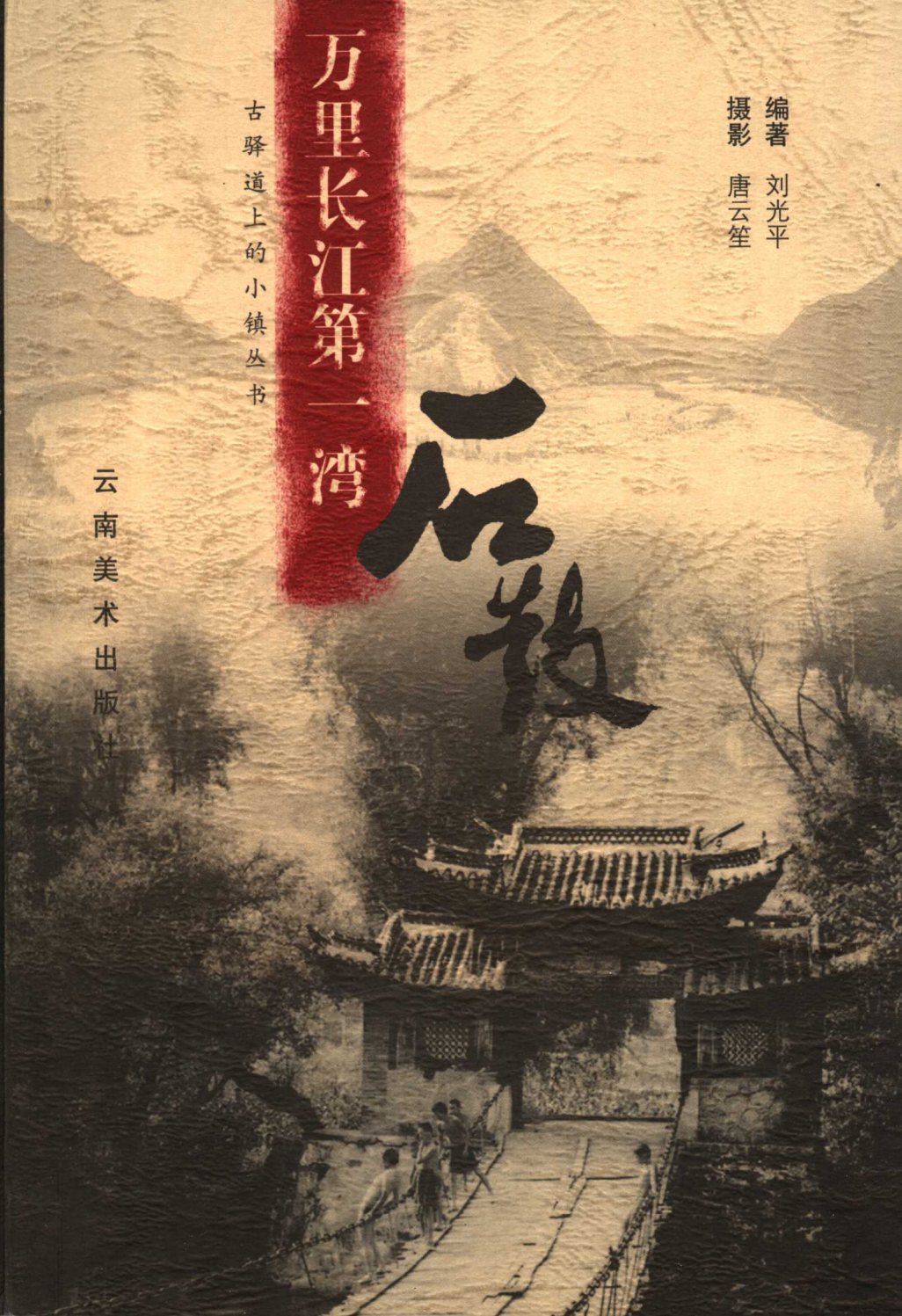
编著 刘光平
摄影 唐云笙

万里长江第一湾

古驿道上的小镇丛书

石鼓

云南美术出版社



顾 问: 和红阳 高亦和

责任编辑: 张晓源 陈铭阳

整体设计: 陈铭阳

部分图片摄影: 张晓源 唐世龙

袁新民 樊翹栋

刘光平

古驿道上的小镇丛书

万里长江第一湾——石鼓

编 著 刘光平

摄 影 唐云笙

出版发行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制版印装: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7-80695-103-2/Z 32

定 价 12.80 元

古驿道上的小镇丛书

万里长江第一湾

石鼓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万里长江第一湾

江泽民

序 言

金沙江与怒江、澜沧江并肩从崇山峻岭间奔流南下,造就了“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奇观。在石鼓,金沙江与她们分道扬镳,毅然掉头北去,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前人对此留赋佳句:“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观”。

石鼓,纳西语称“刺巴”,意为虎啸之处或虎族之花。在这风景如画的江湾怀抱里,她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因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而成为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石鼓不仅人文荟萃,而且景色秀丽、风光旖旎、物产丰富,素有“江南水乡”之美誉。秀美的江湾四季不同天,显尽万种风情,令人心驰神往,吸引着世界五大洲的游客慕名而来,争相一睹长江第一湾的壮丽风光。石鼓,是连结丽江与著名风景区虎跳峡及进入黎明国家地质公园(“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老君山)的枢纽。随着丽江旅游支柱产业的蓬勃发展,石鼓正逐渐成为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和中转站,区位优势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显现。

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万里长江第一湾——石鼓》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近年来诸多描述江湾胜景、叙写石鼓史话著作中,风格迥异的游记诗画精品。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传神的镜头、诗人的情致和深邃的笔触,点滴汇聚较系统地介绍了石鼓的历史、地理、生态和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追忆历史与展示现实交融辉映和图文并茂的纪实手法,追溯了古镇的历史变迁,纪实了世居古镇的各族人民以勤劳

执着的精神创造幸福生活的场景，憧憬了古镇更加美好的未来，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了石鼓——这个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江湾的秀丽神韵、文化的厚重积淀及多姿多彩的民风民情。这本不厚的书集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为一体，是深入宣传推介玉龙旅游的又一部力作。

捧着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凝重。兴奋是因为它的面世，将让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领略万里长江第一湾迷人的壮美风光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她将更快地走向世界而心潮起伏，如同澎湃的金沙江水；凝重是因为若干年后，随着虎跳峡电站大坝的建设，这一承载了悠久历史的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将淹没于万里碧波之下，而甚感叹息。但无论怎样，发展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题，惟有发展，才能使人们所追忆的历史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况且大坝建成之后，万里长江第一湾定将以更加雄伟、更加壮美、更加磅礴的气势给世人以新的惊喜。更值得欣慰的是石鼓将从此成为润绿滇中广袤沃土的引水之源，以新的历史载入史册。以前的历史更为后人所珍视，续写新的历史将从这里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万里长江第一湾——石鼓》的出版发行，于历史、于现实、于未来，无疑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弥足珍贵的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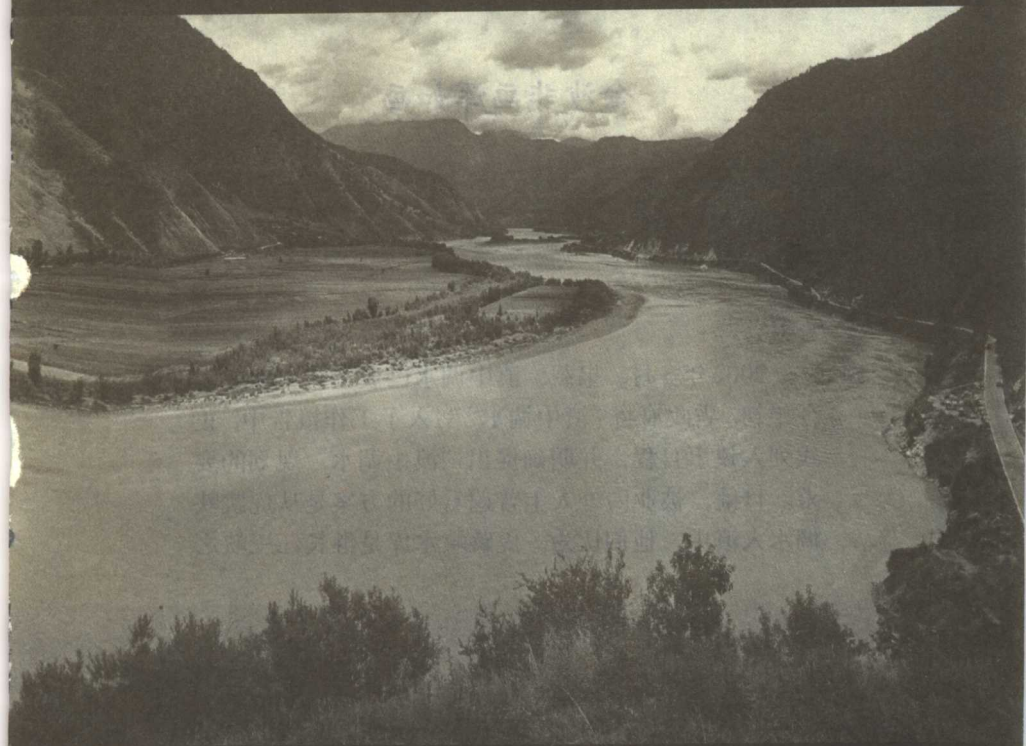
故欣以为序。

中共丽江市委常委 李世碧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2004年3月



新华网 11 月 16 日消息:记者从滇中调水工程前期工作小组办公室获悉,虎跳峡水电站已开始正常蓄水位选择等前期工作,这标志着虎跳峡水电站作为位居金沙江中下游一系列大型和巨型水电站的龙头地位已彰显出来,并标志着为滇中调水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可选水源。虎跳峡水电站的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有灌溉与供水、防洪、旅游及发展库区航运等综合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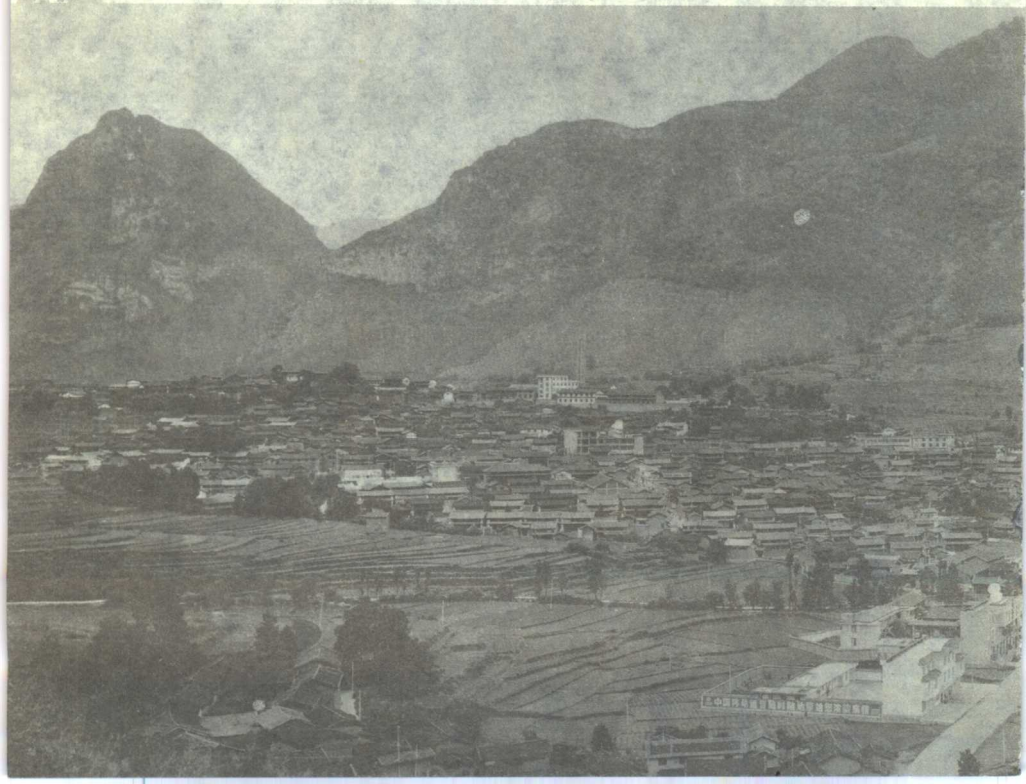


又讯：12月21日，云南省政府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昆明举行了《滇中调水工程规划》合同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以引“金”入滇，五湖通航为主体的滇中调水工程前期工作正式启动。

金沙非画浑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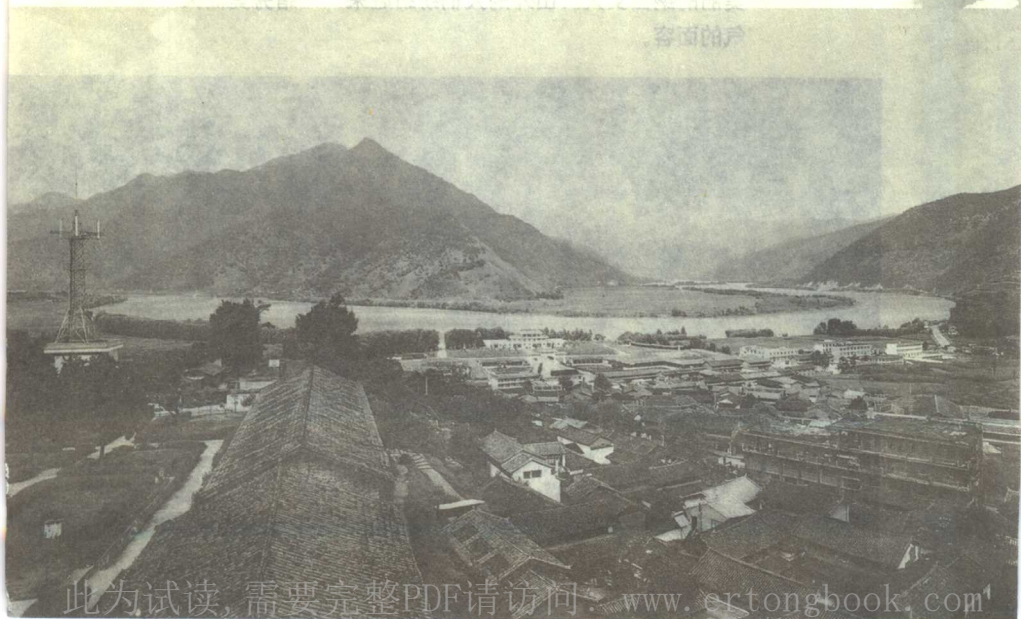


2002年8月，报载：滇中调水已成全省共识……今年初，省政府将“滇中调水”写入了工作报告中，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并明确提出“滇中调水”规划的要求。目前，被业内外人士普遍看好的方案是从虎跳峡调水入滇中。他们认为，虎跳峡水库是继长江三峡之



众多烈性的大河提供了充足的挑战机会，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及其他数以万计的支流在这里像银色的带子一样飘舞在神的祝福中。他们喜欢结伴而行，却又常常各自为阵，如果你是一只敢于翱翔云端的苍鹰，当你站在风和云彩的翅膀上俯视大地的時候，你会发现，在一些地方，它们的距离已经十分危险，有些河流仅仅相隔 20 余公里，激昂的涛声几乎缭绕在一起，让大地心悸不安。

美丽的江湾，我爱你。你是大山的女儿，你是石鼓的母亲，你抚育了纳西人。一排排古朴的青房院是你朴实的衣着，一幢幢新式建筑是你的笑颜，高高的电讯铁塔是你发髻上的银钗。你比山外的女人更美，因为你秀丽、壮实、温柔。



然而，伟大的长江从玉树出发，一路砍开高原上的崇山峻岭之后，却在石鼓遇到了巨大的挫折，被抬升了的一片大地兀然横亘在它面前，将“水往低处走”的秘密暴露无遗。它孤独的旅程开始了。

愤怒的江水几乎是吼着号子像风一样奔涌而来的，只一瞬间，巨大的吼声就停滞下来，仿佛一只低头奔跑的兔子，突然撞见一株粗大的树，它既定的路线注定要改变。它无可奈何地转身北上，打开虎跳峡雄险的大门，铺展了中下游平原富庶的农耕画卷，最终抵达浩荡的大海。

一本小册子里说，亚马逊河造就了印第安玛雅文化，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巴比伦文明，长江黄河蕴含了华夏文明的精萃，但归根到底，是石鼓首先成就了长江的“万里”气魄。如果没有石鼓与江水的对抗，长

汹涌的江水流入石鼓，突然变得柔软而抒情，犹如美丽的纳西女人。山外的人们纷纷赶来，一睹秀美而大气的面容。



工作报告精神，积极推动“滇中调水”的各项前期工作，使之尽快全面启动……

报纸刊载的调水方案示意图十分明朗地呈现出其路线：在虎跳峡建水库，把水位抬高，将水从石鼓镇引出，经剑川、洱源、大理、宾川、祥云、南华、楚雄、禄丰、安宁、西山，最终抵达滇池。

此时，我刚刚从座落在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小镇——石鼓沿着这条道路回到昆明。在被江湾的气势惊得瞪大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一项局部地改变这里江水走向、造福于民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20世纪中叶，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冲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设想，并多次亲临金沙江畔勘察地形。很多专家也应邀而至，带着各种各样的先进仪器勘测了很长时间。张冲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写了很多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力主采用定向大爆破，建筑特高特厚堆石坝，实现调水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计划未果，张冲抱憾辞世，并让后人将其骨灰撒于虎跳峡。

今天，作为新兴旅游景点的虎跳峡又一次面临了50年前的旧话题。

与之同样面临这个话题的，还有闻名遐迩的长江第一湾。如果虎跳峡的大坝牢固地成长起来，那么，长江第一湾安在？石鼓安在？

门，一扇古老的家门。岁月抹去了昔日的光彩，记忆却像门上的雕花一样深刻在心上。我在这里降生，爹在这里长大，爷爷在这里架梁铺瓦，祖爷爷在这里平地起石脚……这扇古老的门里，是我们后代的家。





道路伴着江水，深入石鼓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回家的心路，也是走出大山的创业之路，但愿有一天，架着大船顺江而下，汇入大海的天地。



长江是一条伟大的河流，其最伟大之处，当是6300公里的跌宕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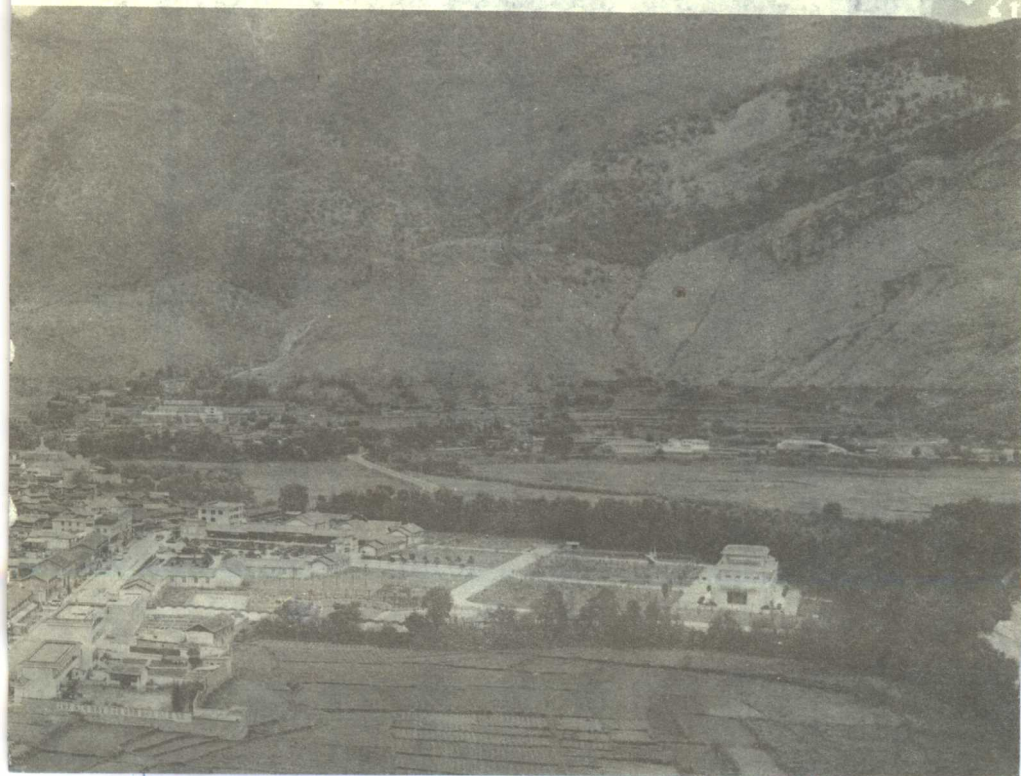
河流总是靠柔软的水开辟自己的路，这种柔软中深藏着的速度，具有深不可测的力量，它靠细腻的质感浸透万物，就像闺中女儿的纤手，无言地征服了所有貌似强悍的汉子。

因此，每一道水就是一把劈山斩道的利斧，这把藏在内心深处的利斧，无形地成就了大地上汹涌澎湃的壮举。不是吗，在云南西部绵延不断的群山中，在白色的雪线下，无数条大河夜以继日地实现着征服的欲望，用自己的路来隔断山神和庶民的路。

因为水流把河床上闪亮的金子洗刷暴露无遗，万里长江在将要到达云南丽江石鼓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个更加诱人的名字——金沙江。“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这种具有大无畏革命气概的歌词，就是从金沙江的烈日和涛声中勃发出来的。横断山为

后国内第二大水库，正常高水位选定为2010m时，库容为370亿立方米，装机400万千瓦，可实现自流调水入滇中，不仅可从根本上解决滇中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对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防洪、减淤、发电有很强的调节作用。这一方案得到了省有关领导、省政协委员、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的认同。滇中调水工程何日启动？省政协的调研报告指出：当务之急是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认真落实省政府

石鼓伴守着奔腾嘶鸣的金沙江，依偎着混雄的崇山峻岭，聆听着母亲的摇篮曲走过了千年的梦。山那边大海的涛声，唤醒了横断山怀抱里的孩子。它，似乎感受到了大海的诱惑和呼唤；它，似乎向往着山外的精彩和刺激。但梦中的温情，却难以割舍。





感 謝 家 鄉

曾 祖 年 飯 兒 到 咽

風 景 美 樹 子 兒 啼

静静的小镇，伴着青山田畴，没有山外的喧闹和浮华，以自然的宁静淡雅，滋润着人们的心智。



江应该是与怒江、澜沧江一路并流的，但事实上，它实现了更伟大的梦想。

“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观。”这个伟大的理想有着诗一般美丽的意象和雄浑的气魄。

用接近事实本身的语言来叙述这一伟大转折显得十分枯燥和专业，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叙述。大概意思是，在远古的时候，印度大陆和欧亚大陆靠得很近，经过数亿年的板块漂移，印度大陆终于义无反顾地挤插到了欧亚大陆的底部，将西藏猛然抬至“世界屋脊”的高度。同时，挤压和碰撞使云南西北部的大地产生了无数南北走向的皱褶，像一张脸被不知趣的手捧住，像一个汉子在突然的变故下皱起眉头。山往高处疯长，水从低处下切，河流自北向南奔腾不息，鹰和山民被困在低垂的云幕之下，永远怀着对“辽阔”和“远方”的向往。挤压和碰撞也使大地发生了扭曲，很多地方出现了不规则的隆起，仿佛一个生命，发生了变异。石鼓就是这样一个不规则的隆起，它以一个南高北低的局部地貌挡住了金沙江的道路，逼它回头，造就了“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壮丽景象。

石鼓人很早就知道了“漂移”和“抬升”这样的